

落清 / 著



斯德哥尔摩

恋人

Lovers of Stockholm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落清 / 著



斯德哥尔摩

恋人

Lovers of Stockholm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德哥尔摩恋人/落清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ISBN 978-7-5520-2116-5

I. ①斯… II. ①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9803 号

斯德哥尔摩恋人

著 者: 落 清

责任编辑: 霍 覃

封面设计: 郁心蓝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25.25

字 数: 356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116-5 / I · 257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hapter 01	掉进钱眼里的倪小姐	001
Chapter 02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020
Chapter 03	周承安，你跟那个人很像	037
Chapter 04	好朋友阿九	056
Chapter 05	衣衫不整，丢人现眼	074
Chapter 06	你想在我身上找什么？	096
Chapter 07	其实你并没有真的很喜欢他	115
Chapter 08	喜欢到爱屋及乌	135
Chapter 09	命中注定	154
Chapter 10	不如和解吧	173
Chapter 11	倪晴，你就这么想死？	192
Chapter 12	图钱，还是图他这个人？	210
Chapter 13	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都被用来浪费	228
Chapter 14	阿九和莫北韩	248
Chapter 15	没有人爱就要去死吗？	266
Chapter 16	古堡的记忆	284

Chapter 17	故人归来	298
Chapter 18	精神病患者的女儿	316
Chapter 19	软肋	332
Chapter 20	我偏不想让他如愿	346
Chapter 21	不是你说的吗，人是会变的	364
Chapter 22	情回布拉格	381

Chapter 01 掉进钱眼里的倪小姐

圣诞夜的集市上琳琅满目，广场正中间闪着光的圣诞树照亮了节日的氛围，明明是外国人的节日，偏偏因为更多的人对它趋之若鹜而被打上了浪漫的标签。

倪晴拢了拢身上的呢大衣，穿过人群在路边等了一会儿，等候的间隙因为无聊，点了根烟抽上，但只吸了两口便又觉得索然无味，等的人还没来，索性夹着烟发起呆来。

其实她已经很久没有过过任何节日了，什么春节、情人节、圣诞节，对她而言不过是一年 365 天里再平常不过的其中一天而已。等烟燃尽了，一辆黑色轿车恰逢其时地停在了倪晴面前，黑色车身在橘黄的灯光下闪着傲人的光芒，副驾驶座的车窗被打开，坐在驾驶座上的男人蹙着眉对站在外边一动不动的倪晴说了“上车”两个字。

倪晴这才不紧不慢地丢掉烟头，俯身上车。

整个城市都被笼罩着浓浓的节日气氛，当然更能体现节日氛围的自然是不见首后不见尾的堵车长龙。

倪晴甫一坐正，就低声咕哝了句：“节日应该加价的，这车堵的，得浪费多少时间。”

这一句恰巧被正在开车的林为栋听到了，他嗤笑出来：“倪晴，如果你是商人一定是个奸商，人家方便面还加量不加价呢。”

“那当然，方便面有我靠谱？林先生，我是看在我们认识多年的分上才



给你友情价的，不然像这种节日有的是出价比你高的。”

“你干吗非把自己摆在商品的位置用金钱来衡量呢？”

“这难道不是最直观的价值体现？别告诉我你不是这样的人噢，我看你平时也没少赚黑心钱，反正我们这种小老百姓是怎么都算不过你们这些商人的。”

林为栋哼了哼，手指不耐烦地敲着方向盘，车子龟速地前进着，城市交通一度处于瘫痪的状态，等到了目的地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

平时只需要 15 分钟的路程，居然开了整整两个小时之久。

金碧辉煌的酒店大堂内早已布置成圣诞主题的旧上海模式，也不知道是哪个想出来的这坑爹主题，规定前来参加晚会的男男女女必须打扮成旧上海风格，男士倒还好，可这女士……倪晴一向认为旗袍这种服饰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穿的。

林为栋低头瞧了眼身边的女伴，倪晴的身材足以驾驭旗袍，漆黑的长发绾成一个髻，那件旗袍也不知是从哪里弄来的，穿在她身上异常合身，将她的身材衬托得淋漓尽致。

参加晚宴的人不算多，这次主题宴会本就有人数限制，只有收到邀请函的人才资格参加，能来的多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喂，你知道今天林公子带来的那个女人是谁吗？”

“还能是谁，倪晴呗，她可有名了，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她。”

“是那个只要有钱什么活都接的小模特？”

“Bingo，这女人简直掉进钱眼里了，为了钱连三观都可以不要，只要有人肯出钱且价格合理，她都能配合别人演各种戏，我猜啊，今晚她八成也是林公子花钱请来的，反正不过就是演一场戏混吃混喝还有钱拿，这么好的活她个十八线小模特上哪儿接去。”

“我听说她跟了林公子很久了，不该吧？”

“她是赚林公子钱很久了，可没跟过林公子。”

女人话音刚落，后面的隔间里忽然一声抽水马桶冲水的声音，倪晴晃荡

着高跟鞋从里面出来，脸不红心不跳地到镜子面前补妆，反倒是刚才嚼舌根的两个女人霎时白了脸，神情一个比一个尴尬。

也是，好歹也是林为栋带来的女人嘛，再不堪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鄙视的。

倪晴在走廊尽头的阳台上抽完一根烟，百无聊赖地盯着城市的万家灯火，妆容精致的脸上淡漠地看不出任何表情。

晚宴快接近尾声的时候，倪晴才收了视线准备回去找林为栋，才走到门口，正巧与正要进去的女人撞个正着，更要命的是，在这样的晚宴上，她们居然——撞衫了！

两个穿着一模一样的女人在敞开的宴会厅门口，成了一道供人看戏的靓丽风景。

而这个和倪晴撞衫了的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林为栋的妹妹——林为安。

林为安拂过额前的刘海，轻慢地笑道：“我都不知道我找人特别定制的这款旗袍居然还有仿版？”

“不只有仿版，都已经是淘宝爆款了，二百五包邮，林小姐你值得拥有。”倪晴眯着眼睛笑起来，她不笑的时候高冷得拒人千里，笑起来露出两个酒窝，却又孩子气得没心没肺。

林为栋曾经这么评价过倪晴：你永远不知道她那张笑脸背后究竟打着什么主意，这个女人桀骜不驯，见钱眼开，但又有自己的坚持和底线，她是可以用钱收买的女人，但也仅仅只能是收买而已。

林为安从小受过的好教育让她在任何场合都能面色自如，和一个低自己好几个档次的女人针锋相对显然不是自己的作风，她懒得再搭理倪晴，转身步入宴会厅。

林为安的淡然倒是让不少正准备好戏开场的围观者失望了，倪晴恶意满满地冲那群人做了个鬼脸，突然没了兴致，索性找服务生要了自己的外套和手包准备先开溜。

酒店内的温度高达 30℃，和酒店外简直是冰火两重天，倪晴裹住大衣等



在门口，冷不丁一抬头，那张脸猝不及防地冲进眼底。

呼吸狠狠一窒，她不自觉地揉了揉眼睛，视线模糊又清亮，男人的脸由远及近，侧脸的弧线坚毅而清冷，那双墨黑的眸子冷得近乎不近人情，像西伯利亚空旷的冰天雪地，令倪晴不自觉地后退一步。

男人的视线扫过倪晴，仅仅只是几秒，也许更少，便从她身边经过，他的步子快而沉稳，带起了一阵风。

倪晴的心狂跳起来，右手不受控制地颤抖，怎么也握不紧拳头，她沉思了数秒之后，飞快地沿着男人去时的路跟了上去。

厅内，林为安好不容易在人群里找到林为栋，蹙着眉问：“你确定要和那种女人牵扯不清？”

“哪种女人？”林为栋明知故问。

“你少装糊涂，那个女人只是把你当 ATM 而已，你不会真以为她会对你有除了钱以外的兴趣？”

“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妹妹对我的私生活这么关心了，这让为兄我受宠若惊啊。”

林为栋这副玩世不恭的模样让林为安眉间更添几分不悦，倒是林为栋并不在意，四下望了望，像是在找什么人：“承安没有跟你回来？”

“他在停车。”

话音刚落，男人便迈起步子出现在了会场内。

周承安身上有种与生俱来的气场，他旁若无人地穿过人群，对林为栋微微颌首算是打了招呼，随即便将手机和车钥匙一并交到林为安手里，说：“你把手机落在车上了。”

林为安握住手里的钥匙，面色平静，仿佛早已料到一般：“你不留下来？”

“明天的学术报告很重要。”他简明扼要地回答，意思十分明确。

可以说林为安早就习以为常，在他们认识的这些年里，周承安从来不会和她一起参加任何聚会，他永远有自己的理由和不参加的借口，即使在外人

看来只不过是漏洞百出的推诿，也让她无法直接戳穿。

林为栋看着周承安的背影，长长地吹了声口哨，戏谑道：“看来在他眼里你还不如一份学术报告。”

林为安优雅地笑着反击：“万幸，总比 ATM 强些。”

周承安的风衣衣摆随着冷风扬着，颀长的身影在路人间显得异常显眼，倪晴隔着一些距离跟在他身后，连自己都无法确切地解释这种鬼使神差的行为是因为什么，临近午夜的街道上少了人声沸鼎的喧嚣，徒留圣诞节最后的欢歌。

走过两条街后，一直保持匀速前进的周承安忽然停了下来，身侧是一长排已经打烊的商店，倪晴无处可躲，待他转身的时候，只能低下头装作路人匆匆擦身而过。

可心跳却很快，冷风刺骨下双颊却是火烫火烫的。

“你跟了我半小时之久，难道只是因为我们恰巧都需要经过两条相同的街道？”

男人的声音飘散在风里，遥远得仿佛来自异乡。

倪晴停下脚步，尴尬地张了张嘴，刚想否认，却又听他说道：“眼神闪烁，双手不知道该往哪里放，这些都是说谎的前兆。这位小姐，你大半夜的跟踪一个陌生男人难不成是有什么特殊的癖好？”

倪晴被他说的一愣，双颊绯红，嘴唇却又冻得惨白，表情无辜得像只大白兔。

他的声音……不像，一点都不像！还有说话时语气里的冷嘲热讽，与她记忆里的人判若两人！

他不是他！

刹那间，一股巨大的失落席卷了倪晴的内心，她佯装微笑地说：“你和我认识的一位故人有些相像，请问你……14 年前去过布拉格吗？”

周承安淡漠地站在那里，眉梢间染着一层雪霜，面无表情，袖手旁观。

“小姐，这种方式很老套，现在没多少男人会上钩。”



倪晴有些焦虑地上前一步，又问了一遍：“请问你14年前去过布拉格吗？”

声音相比刚才，多了几分急促。

时间仿佛凝固了，倪晴紧张得呼吸困难，仿佛等待她的将是一场重要审判，眼前人的这张脸熟悉又陌生，与她记忆里的那张脸相似又不似。

14年来，她守着一个做不完的梦，等着一个找不到的人。

“没有。”

两个字铿锵有力，像两把锋利的剑，生生刺破了倪晴心里微小的希望。

周承安的目光里甚至没有正常人该有的好奇和探索，他双手抄在大衣兜里，表情里看不到一丝丝情绪，任何人，或者说大部分人，在周承安眼里，跟躺在病床上的研究对象并没有什么两样。

倪晴呆滞地盯着眼前男人的脸，硬生生扯了扯嘴角，可笑得却比哭还要难看，然后他转过身，三两步便消失在她的视线里。

她再也没有跟上去。

广场上的大钟敲响12点的钟声，倪晴抬头看向漆黑的夜空，就像无边的大海，这个世界什么都好，就是少了一点希望。

结束了一天的拍摄工作，倪晴几乎累成狗，趴在桌上恨不得倒头大睡，还没完全闭眼，脑门上忽然被人重重一拍，对方嫌弃地问道：“你昨晚做贼去了吗？”

“你试试踩着高跟鞋跟人赔笑一晚上？”

“倪晴，喜欢钱的我见多了，可像你这么见钱眼开的还真是少见，我们要不是朋友，我一定鄙视死你。”盛薇冷哼一声，对倪晴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说得好像你现在没在鄙视我似的。”

盛薇毫不忌讳地翻了个白眼，从包包里翻出一张名片推到倪晴面前：“呐，你试试去找找这个人。”

这是倪晴见过的最简单的名片，洁白的卡片上面除了黑色加粗的周承安三个字以及一小排地址外，再没有多余的东西，就连电话号码都没有。

她不由蹙起了眉，掂着名片挑眉看向盛薇。

“这位周承安刚从美国回来，精神病学博士毕业，就职于咱们北城的精神疾病研究中心，我好不容易才搞到他的名片，听说他在美国当地的华人里颇有名声，没准他能帮到你……”

“Stop。”倪晴嗤笑着摇头打断了盛薇，脸上那抹不羁的笑看起来洒脱又桀骜，手指没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思忖了片刻，还是随手将那张名片扔进了垃圾桶。

“倪晴！”盛薇瞪了她一眼，弯腰想去捡回来，可倪晴的话却让她停止了动作。

“这么多年都没有人能帮的忙，他一个国外回来的就能帮上？不是我认输，而是我渐渐地开始认清了，反正……这终归只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盛薇呆呆地望着她，小时候的倪晴养尊处优，要什么有什么，几乎人人钦羡，那个时候大人们还时常开玩笑说不知哪个男人日后会有福气娶到倪晴这样的女子做妻子。长大后，儿时的玩笑却成了笑话，倪晴从什么都不会的千金小姐变成了什么都会的桀骜女子。从无到有是一件幸福的事，但从有到无对许多人来说却像是一场可怕的噩梦。

倪晴一口干了杯子里还剩一半的洋酒，笑嘻嘻地背起包和盛薇道别。冬日的夜晚，寒风凛冽，像刀子般刮在脸上，五彩斑斓的橱窗里到处呈现着当季最新款的服装，标签上的价格足以让普通人敬而远之。人这一辈子啊，谁不是在为各种标签上的数字奋斗着？

天色接近墨黑，倪晴踩着高跟鞋像个女斗士般在大街上乱窜。大约是喝了酒的原因，她比平常要更兴奋些，直至停下脚步，抬眼随意一瞥，身体才蓦然一震。她环顾四周，一切都如记忆里一般熟悉，高档小区的高层亮着星星点点的光，与市中心的喧嚣相比，这一处静谧得近乎安详。

她习惯性地往18楼看去，霎时，全身血液仿佛凝固了起来。

空了四年的公寓，此时此刻，竟灯火通明。

有相识的物业保安认出了她，惊喜地喊了一声倪小姐，倪晴这才如梦初醒，循着声音怔怔地望去，勉强一笑。

倪晴还住在这里的时候因为为人极好，和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都相处融洽，也格外讨人喜欢，即便那时为了生计被迫卖了房子，离开的时候也得到了小区很多人的不舍。

倪晴指了指18楼，脸色微微尴尬：“有人搬进来了吗？”

保安听了立刻心领神会，连连点头：“是啊，是个单身男士，才刚搬来不久。”

“是吗……”她喃喃着，“我可以进去看看吗？”

这个小区算是北城最高档的小区之一，安保格外严格，除非征得住户允许，否则外人禁止入内。

保安脸上闪过一丝难色，但下一刻还是替倪晴让了道。

倪晴在门口徘徊了许久，暗暗在心里耻笑自己，这个地方早就和她无关了，她不知道自己干吗还偏执地想要上去看看住进这里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即便是小偷强盗也轮不到她倪晴插手，不是吗？

门在这个时候咔嚓一声，忽然开了。

倪晴心里一跳，吓得后退了好几步，本能地想找个地方躲起来，可一层两户，中间的电梯门紧闭，她根本没有可以闪躲的地方。

就这么……和门内的人狭路相逢。

居然……是那天在晚宴上遇到的男人！

倪晴压根没有想过还会再见到这个男人，犹记得那个夜里，他那双眼睛散发出迷人的光芒，几乎将她的心都吸了过去。他太像她记忆里的那个少年，那个总是待人冷漠，却手心温暖的薄幸少年。

此刻的周承安穿着一身居家服，双手抱胸，眯着眼打量眼前的人，未等倪晴开口，便不冷不热地嘲讽道：“你跟踪我？”

跟踪？原本还处于呆滞状态的倪晴立刻被这个词点燃了，拧眉挤出一丝

不善意的笑，她捋了捋额前的刘海，嗤笑道：“你是有钱还是有权又或者有势？不然你有哪样值得我跟踪？”

“你在我家门口徘徊了足足有 10 分钟之久，说没有目的连你自己都不信吧？”

“你家？”倪晴不由往里看了看，问他，“这房子你买下了？”

“我需要向你报备？”

这个男人明明一副面无表情的死相，可眼里那种不着痕迹的嘲讽又显露无遗，看得倪晴心里很是不舒服，高傲的男人她见多了，这样近乎傲娇的男人还真是头一次见。

倪晴不想再跟他纠缠下去，耸了耸肩，摆摆手说：“我走错了不行？在我看来在门内看了监视器 10 分钟的你貌似才是非正常啊。”

她幼稚地像扳回一城似的扬了扬头，笑眯眯地向他道别：“再见，这位先生。”

周承安眯了眯眼，眼里闪过一丝不悦。电梯门合上的一瞬间，里面的女人突然幼稚病大发，朝他做了个一般女人着实做不出来的极致鬼脸，他往后退了一步，仍旧面无表情地关上了门。

正是晚餐时间。

林为安时不时低头看腕间的手表，毕竟是林家千金，单只是坐在那里已是众人心中的女神范儿。

一桌子的宾客，唯独林为安身边的位置始终空着，林为栋点完菜后又确认了一遍：“周承安真的会来？”

“他没有说不来。”

这是什么回答？

“没有说不来就是会来的意思？所以他压根没有答应你会来是吗？”

林为安的脸微微泛红，虽有不确定，却依旧倔强地盯着门口的方向。周承安不喜欢人多的地方，更不喜欢应酬，这是认识他的人谁都知道的事情。

他这个人，甚至活得古板到一丝不苟，他的人生里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好像再也没有任何可以让他分心的事情，为此林为栋经常质疑，身为精神病医生的他难道自身没有精神方面的问题？

在林为栋看来，周承安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怪人。

餐厅门一开一合之间，男人的身影蓦地出现，林为安欣喜地站了起来，开心地朝他招招手，他身上还挂着医院惯有的消毒水味，与他惯常清冷的气质倒是十分相符。

还没走近，哐当一声，安静的餐厅里突然响起玻璃碎裂的声音。角落里，倪晴坐在一个陌生男人身边，被泼了一身的热水，明明应该是最为狼狈的样子，可眼神里那股骄傲的锋芒又倔强地闪着，她咧着嘴笑，竟显出些微的孩子气。

这种无辜的笑让对面的女人更加怒火攻心，随手把桌上的菜一股脑儿往她身上掀，而倪晴不闪不躲，任由对方把气往自己身上撒，等桌上再也没有可以任她砸的东西后，倪晴才擦了把脸，笑咪咪地问她：“撒够气了吗？”

女人看向男人，冷笑着问：“这种女人你也要？等着戴绿帽子吧，你！算我瞎了眼，你这种男人，白送给我我都不稀罕。”

就这样在愤怒中分了手。男人总算轻轻舒了口气。

待女人一走，倪晴立刻收敛笑容，低头看了眼自己身上像垃圾场似的各种食物和酱料混杂。呵，这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砸。

“谢谢你啊倪晴，我跟她纠缠了这么久，一直分分合合，这回算是真分彻底了，只是……辛苦你了，不好意思啊。”

倪晴慢条斯理地擦掉身上的污物，最后干脆脱掉大衣扔到一边，这才觉得好受了些，回头认真地对他说道：“来之前你可没说这女人这么难缠，你看，我这件名牌大衣算是废了，别嘴上说不好意思啊，最起码得用行动表示表示吧？”

男人一脸懂了的意思，忙掏出钱包抽出一沓人民币递给她：“行，我也觉得怪对不起你的，这些钱比我们之前谈的价格多1倍，你看成不？”

倪晴大大方方地收下钱，完全没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在餐厅里众人的注目礼中欣然起身准备离开，估计这些人心里此刻都在大骂她是个不要脸的狐狸精吧？刚一起身，目光与站在餐厅中间的周承安不期而遇，倪晴微微一愣，装作看不见他似的从他身边擦身而过。

周承安双手抄兜，淡漠地看完这一出闹剧，心想这个女人真是做了错事还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

林为安晃了晃周承安的手臂，几不可见地蹙眉道：“你认识倪晴？”

周承安扫了她一眼，并未搭话，拉开椅子随意落座，期间听到有好事之人不怀好意地揶揄林为栋。

“林公子，倪晴不是你的人吗？怎么一眨眼的工夫又勾搭上别的男人了？”

“又是帮着别人跟女朋友分手的吧？这女人的三观简直被狗吃了。”

林为栋的脸色分外难看，铁青着脸掏出手机给倪晴打电话，谁知才通了几秒就被对方挂断了，如此几次三番，倪晴干脆关机了事。

“早说过这女人只把你当 ATM，也不知道你执著个什么劲。”林为安抿了一口咖啡，冷眼说道。

林为栋一声不吭，这一顿晚餐的气氛分外诡异，到一半的时候周承安接到研究所里的电话，又匆匆赶了回去。

精神疾病研究中心是由两栋大楼连接而成，前面是精神类疾病医院，后面则是研究中心，一到晚上，后面的研究中心大门就关闭了。他从前门而入，穿过偌大的正厅正要走向回廊的时候，不自觉地转头随意瞥了一眼。

刚才还在餐厅对着别的女人趾高气扬地笑着的女人，此时独自一人坐在空寂的大厅里，耷拉着脑袋像是睡着了，大厅里没有开暖气，阴嗖嗖的冷风穿堂而过，她却一动不动。

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打破了此时此刻的宁静。

倪晴蓦地抬头，留给她的只是一抹举着手机在耳边正欲离去的瘦高

身影。

等周承安处理完事情下来的时候倪晴已经不在。他想起刚才那名突然发病的病人，查看了四年前她刚入院时到现在的所有病例以及相关资料，发现家属栏上赫然写着倪晴二字。

待回家，才发现这女人蜷缩成一团，弓着身子蹲在他家门口，橘黄的灯光打在她脸上，难得的一脸委屈样。

周承安不自觉地挑了挑眉，在旁人面前这么盛气凌人，原来她也会有委屈的时候？

“让开，我要进去。”他淡漠地吐出六个字，朝她边上挥了挥手，表示她挡他道了。

倪晴没穿外套，只穿了件薄毛衣，嘴唇冻得发白，脸上却又通红，满身的酒味，视线对上他凉薄的目光，嘿嘿地笑出了声，伸出手朝他比了个六的手势，骄傲地说：“他们灌了我六瓶红酒，料定我会喝死过去，没想到我一口气都干掉了，这么容易就赚了1万块钱，我是不是特能干？”

她一脸的嬉皮笑脸着实让周承安反感，他抬脚踢了踢她，示意她让路，谁知她忽然张开双手抵在门上，抬起头，眼睛变成了猩红色，赌气似的问他：“你为什么不承认你在布拉格待过？你明明那么像那个人……不对，你就是那个人，我不会认错的，你不就是 James 吗？14年前，布拉格的暴雪夜里，你不是说过会一辈子记得我的吗？”

她就这样，在这个尚且算是陌生人的面前，哭得稀里哗啦。

真是醉得不轻。

周承安居高临下地盯着她，半晌，才轻缓地开口：“不是那个人是我的错咯？倪小姐，有病得治，如果你需要，我可以为你介绍这方面的专家。”

倪晴歪着头抵在门上，又是哭又是笑，简直像个发酒疯的神经病。隔壁的邻居好几次开门用异样的目光打量这两个人，最后忍无可忍地对周承安说：“她这样，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休息，如果你制止不了她的话我们只能报警了。”

周承安用手揉了揉眉心，像是下了什么决心似的，弯下腰用力把她扯